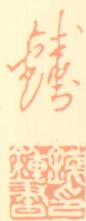


◎方勇 陸永品 撰

下冊

增訂新版

莊子論評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方勇 陸永品 撰

莊子詮評

增訂新版

下冊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莊子詮評 /方勇,陸永品撰. —成都:巴蜀書社,
2007.5 增訂新版
ISBN 7-80659-906-1

I. 莊… II. ①方…②陸… III. ①道家②莊子—
譯文③莊子—注釋 IV. B223.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08960 號

莊子詮評(上下冊)

方 勇 陸永品 撰

責任編輯	何 銳
封面設計	何東琳
封面題簽	錢鍾書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703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028)82601551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張	38.875
字 數	980 千
書 號	ISBN 7-80659-906-1
定 價	98.00 元

本書若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目 錄

論莊子散文的浪漫主義特色(代序言)	(一)
凡 例	(一)
內 篇	(一)
逍遙遊	(三)
齊物論	(三七)
養生主	(一〇三)
人間世	(一二三)
德充符	(一六八)
大宗師	(一九八)
應帝王	(二四八)
外 篇	

駢拇	……	(二七三)
馬蹄	……	(二九〇)
肱篋	……	(三〇三)
在宥	……	(三二一)
天地	……	(三五五)
天道	……	(四〇七)
天運	……	(四四〇)
刻意	……	(四八四)
繕性	……	(四九六)
秋水	……	(五一〇)
至樂	……	(五四九)
達生	……	(五七三)
山木	……	(六一四)
田子方	……	(六五四)
知北遊	……	(六九三)

雜篇

庚桑楚	（七三九）
徐無鬼	（七七八）
則陽	（八三一）
外物	（八七四）
寓言	（九〇四）
讓王	（九二四）
盜跖	（九六一）
說劍	（九九四）
漁父	（一〇〇四）
列禦寇	（一〇一八）
天下	（一〇四八）
序跋論評彙輯	（一一〇九）
主要徵引書目	（一二〇三）
增訂版後記	（一二一一）

達 生

此篇宗旨，與《養生主》大體相同。作者認為，養生的關鍵在於全神，一是因為形體轉瞬即滅，而精神却可以超然世外，與天地共其悠久。二是因為神全則無隙可乘，無隙可乘則性命不為外物所傷。所以，凡通達生命實情的人，祇是保全其精神而已，根本無心憑藉導引延年之術，備物厚養之舉，以冀其長生不老。但此篇所展示的全神途徑，却與《養生主》篇是不同的。《養生主》所強調的是「緣督以為經」，即以順應中虛之道作為通向全神的重要途徑。此篇則強調「純氣之守」，即以守氣為全神的重要前提。如至人的氣守神全、桓公的氣蕩神搖、鬥鷄的氣守神藏、梓慶的「不敢耗氣」等等，都無不證明氣在運載精神方面的重要功用。

首段為總論，「子列子問關尹」以下十一段是引證文字。最後一段，藉扁慶子寄慨，感嘆養生妙論不入世人之耳，以闕鎖全文。

達生之情^(一)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二)；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三)。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四)；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死亡者有之矣^(五)。生之來不能卻^(六)，其去不能止^(七)。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八)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九)。

夫欲免爲形^(一〇)者，莫如棄世^(一一)。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一二)，正平則與彼更生^(一三)，更生則幾^(一四)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一五)？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一六)，與天爲一^(一七)。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一八)，散則成始^(一九)。形精不虧，是謂能移^(二〇)；精而又精，反以相天^(二一)。

〔一〕達：通達，懂得。生：生命。情：實情，真諦。

〔二〕務：追求。生之所無以爲：指性分所不應有的身外之物。郭象云：「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莊子注》，下同）蘇甲榮云：「蓋人之生也，飲食居處，固不能無所資於物。若必甘其飲食，美其居處，以窮嗜欲之所好，則養之適以戕之，故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莊子哲學》）

〔三〕知之所無奈何：指因命運的注定而無法得到的東西。郭象云：「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知：當爲「命」字之誤。王叔岷云：「《弘明集》·《正誣論》引「知」作「命」，當從之。兩「命」字與上文兩「生」字對言。」（《莊子校釋》，下同）

〔四〕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謂要養活形體，首先必須具備衣食等物質條件。但物質豐足有餘，却要傷害形體，這樣的事是時常有發生的。郭象云：「物稱其生，斯足矣。有餘則傷。」臺灣周紹賢云：「世人對於養生，徒重衣食營養之事。夫物質生活，人人固知重視矣，飽暖享受，人人皆知求其精矣，然此僅為養形而已。若不明養生之真道，甚至形且不能養也。故曰：「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莊子要義》）

〔五〕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意謂不知保全天然本性的人，形體雖具，而自然生命却已亡失。成玄英云：「愛形太甚，亡失全生之道也。」（《莊子疏》，下同）按，「養形必先之以物」四句，承「達生之情者」四句而來，謂「達生」、「達命」者，應懂得這些道理。

〔六〕卻：拒絕。

〔七〕止：留住。

〔八〕世：指世人備物養形之事。林雲銘云：「世者，如世人所為養形之事也。」（《莊子因》，下同）

〔九〕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意謂養形比之於養性，雖然顯得不重要，但攝取適當的生活資料，用以養活形體，却是必要的，所以說「其為不免」。張四維云：「指有形所需，不可缺也。」（《莊子口義補注》）陸樹芝云：「不可不為，如衣食所需，必不可廢者。」（《莊子雪》）

〔一〇〕免為形：避免為形體操勞。

〔一一〕棄世：拋棄世間的俗事。陸西星云：「棄世者，斷緣簡事，省之又省，而不以世情為念也。」（《南華真經副墨》，下同）劉鳳苞云：「棄世，非逃之空虛也。身在世中，心超世外，雖為形而無為形之累。」

〔一二〕正平：指身心都處於本然平穩的狀態之中。林雲銘云：「正平，得心體之本然也。」

〔一三〕與彼更生：與造物者一同推移變化。羅勉道云：「彼，造物也。」（《南華真經循本》，下同）宣穎云：「更生，同其循環推移。」（《南華經解》，下同）

〔一四〕幾：接近。此指接近大道。

〔一五〕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分外之事何以值得拋棄？生命何以值得遺忘？奚：何以，為什麼。足：值得。

〔一六〕精復：謂精神凝聚而不外散。林希逸云：「精復者，精神不散於外也。」

〔一七〕與天爲一：與自然融合爲一。

〔一八〕合則成體：謂陰陽二氣相合，就成爲萬物的形體。劉鳳苞云：「氣合則聚而成形，天地縕網，萬物化醇是也。」

〔一九〕散則成始：謂陰陽二氣離散，則又復歸於無物之始。林希逸云：「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

胡遠濬云：「成始，謂還歸太虛。」（《莊子註詁》，下同）

〔二〇〕能移：能與造物者即天地陰陽二氣一同變化。郭象云：「能移，與化俱也。」羅勉道云：「移，即上文「更」字，言能與之更移也。」

〔二一〕精而又精，反以相天：謂養精養到極點，就可以反過來贊助天地的化育。郭象云：「反以相天，還輔其自然也。」陸西星云：「相天，猶《中庸》言「贊化」。宣穎云：「養精之至，化育賴其參贊。」

此段是全文的總論，指出凡通達生命實情的人，皆不以厚養形骸為上，而唯以全神為本。

子列子問關尹〔二〕曰：「至人潛行不窒〔三〕，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四〕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

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四〕，非知巧果敢之列〔五〕。居〔六〕，予語女。凡有貌象〔七〕聲色者，皆物〔八〕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九〕？夫奚足以至乎先〔二〇〕？是色〔二一〕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二二〕。夫得是而窮之〔二三〕者，物焉得而止焉〔二四〕！彼將處乎不淫之度〔二五〕，而藏乎無端之紀〔二六〕，遊乎萬物之所終始〔二七〕，壹其性〔二八〕，養其氣〔二九〕，合其德〔三〇〕，以通乎物之所造〔三一〕。夫若是者，其天守全〔三二〕，其神無卻〔三三〕，物〔三四〕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三五〕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三六〕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遯物而不懼〔三七〕。彼〔三八〕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三九〕乎？聖人藏於天〔四〇〕，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鑽干〔四一〕，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四二〕，是以天下平均〔四三〕。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四四〕。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四五〕。開天者德生〔四六〕，開人者賊生〔四七〕。不厭其天〔四八〕，不忽於人〔四九〕，民幾乎以其真〔五〇〕。」

〔一〕子列子：是對列禦寇的尊稱。成玄英云：「古人稱師曰子，亦是有德之嘉名，具斯二義，故曰子列子，即列禦寇也。」關於列子，詳見《逍遙遊》篇注。關尹：有三說：一、名喜，關尹為其官職名稱。《呂氏春秋·不二》「關尹貴清」，高誘注：「關尹，關正也，名喜。」二、關尹，即關令尹喜。《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至關，關令尹喜曰」，司馬貞《索隱》：「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裴駰《集解》引《列仙傳》：「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又成玄英云：「姓尹，名喜，字公度，為函谷關令。」（《莊子疏》三、「喜」字非其名。郭沫若云：「關令尹喜曰」，本來是「關令尹高興而說道」的意思。」（《十批判書·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關於關尹學說的特點，詳見《天下》篇及注文。

〔二〕潛行：謂潛行水中。按，「潛行不窒」與下句「蹈火不熱」相對為文。成玄英說「潛伏行世」，宣穎謂「行地中」，皆誤。

〔三〕萬物之上：指至高至危之處。林雲銘云：「如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是也。」按，林希逸謂「行乎萬物之上」為「如御風而行」，失之。

〔四〕純氣之守：即守住元氣。陸西星云：「至人純守元氣。」宣穎云：「純氣者，先天之精，塵滓不容者也。」

〔五〕知：通「智」。列：類。

〔六〕居：坐下。

〔七〕貌象：形跡跡象。

〔八〕物：指一切有形跡聲色可見可聞的東西，也包括拘於形跡聲色，而不能獨任虛無的人。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譯「物」為「人」，誤。

〔九〕物與物何以相遠：謂物與物雖然各不相同，但却都是拘於形跡聲色的東西，怎麼會相差很遠呢？

〔一〇〕夫奚足以至乎先：謂物既然都是拘於形跡聲色的東西，那怎麼能達到未始有物之先的至虛境界呢？陸西星云：「先，即未始有物之先。」

〔一一〕色：與上句「先」字對舉，指拘於色相之物。呂惠卿云：「先，則未始有物之初；色，則物之已有。」（《莊子義》，下同）林希逸云：「色，即跡也。貌象聲色，上面本有四字，到此即舉其一，文法也。」

〔一二〕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謂道能達到不露形跡與永不變滅的境地。造：至，達到。陳壽昌云：「物，即《老子》所謂恍惚中之物，造乎不形，無色相也；止乎無所化，不變滅也。」（《南華真經正義》，下同）按，此「物」字指道。詹姆士·里格（James Legge）英譯為「至人」（The perfectman），誤。

〔一三〕是：代指上句之「物」字，謂道。窮之：窮盡大道「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之理。林希逸云：「窮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陳壽昌云：「得是道而窮盡之，則形神合一。」

〔一四〕物焉得而止焉：意謂外物不能擾亂得道者的心胸。物：外物。止：停留。

〔一五〕彼：代指「得是而窮之者」，即至人。不淫之度：謂合於大道的尺度。淫：過分，超越。

〔一六〕無端之紀：指無首無尾的大道。成玄英云：「大道無端無緒，不始不終。」陳壽昌云：「紀，緒也，無端者，不見首尾也。」

〔一七〕萬物之所終始：指萬物賴以生死的大道。林雲銘云：「遊於萬物所藉以終、所藉以始之處，即所謂「造乎不形，止乎無所化」是也。」

〔一八〕壹其性：使心性純一而不雜。

〔二九〕氣：元氣。

〔二〇〕合其德：與元德冥合（成玄英說），謂使自己的德性與大道相合。

〔二一〕物之所造：即造物者（林雲銘說），謂派生萬物的大道。

〔二二〕天守全：牢牢守住自然天性，使之完好無缺。天：自然之天（林雲銘說），即自然天性。

〔二三〕卻（ \times ）隙：通「隙」，間隙，裂縫。

〔二四〕物：外物。

〔二五〕疾：摔傷。

〔二六〕犯害：受害。

〔二七〕選：通「選」、「選」，訓綢。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出本、覆宋本、《道藏》成玄英疏本并作

「選」；羅勉道《南華真經循本》、林雲銘《莊子因》、宣穎《南華經解》等本并作「選」；《列子·黃帝》篇作「選」，

一本作「選」。懼：通「懼」，害怕，恐懼。

〔二八〕彼：指醉者。

〔二九〕按，「得全於天」者，指至人、聖人。天，指自然無爲的天道，亦即大道。

〔三〇〕藏於天：藏神於自然天道。郭象云：「不窺性分之外，故曰藏。」林雲銘云：「上言守氣，此言藏神，

藏神所以守氣也。《胎息經》云：「神行則氣行，神住則氣住。」

〔三一〕復讎者不折鎧干：謂復仇者雖曾爲鎧鎗、干將所傷，但在復仇時他却不曾折斷它們。嚴復云：「鎧干

者，殺人之器也，而非主殺者也，故復仇者於彼無所恨。」（《莊子評點》）鎧干：即鎧鎗與干將，并古良劍名。

〔三二〕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即使氣量狹隘常存忌恨之心的人，也不會去怨恨那傷害自己的飄落之瓦。按，「復讎者」二句，妙意在鎮干、飄瓦一邊，謂鎮干傷人、飄瓦擊人，皆以無心而免遭折怨之害，以申上文聖人無心無情而不為外物所傷之意。

〔三三〕天下平均：意謂人人像鎮干、飄瓦一樣無心無情，天下就會和平安寧。郭象云：「凡不平者，由有情。」劉鳳苞云：「言人皆無心如鎮干、飄瓦，則天下平均矣。」

〔三四〕由此道也：是由於實行了這種無心無情之道的緣故。林雲銘云：「由此道，由此無心自然之道也。」

〔三五〕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不要開啓人心之竅，而要開啓天性之門。林希逸云：「人之天，猶有心也；天之天，無心也；開，明之也。」宣穎云：「不啓人心之竅，知巧果敢皆開人之天者。但由自然之門，純氣之守是也。」張道緒云：「人之天，情欲是也；天之天，自然恬淡也。」（《莊子選》）

〔三六〕開天者德生：此句承上「天下平均」一層意思而來。德：自然德性。

〔三七〕開人者賊生：此句承上「攻戰」、「殺戮」一層意思而來。賊：禍害。

〔三八〕不厭其天：時時涵養天性，仍不感到滿足。厭：滿足。

〔三九〕不忽於人：不廢棄人的本能活動。成玄英云：「任智自照於物，斯不忽人者也。」林希逸云：「言人事之有為者，未嘗忽之而不為，但為之而無容心耳。」

〔四〇〕民幾乎以其真：人們就差不多可以達到返真復樸的境界了。幾：差不多。按，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據《列子·黃帝》篇，而疑「復讎者不折鎮干」以下七十二字為「別處錯入」，此說欠妥。理由是：一、審察此七十二字，其文義實與上文貫通，不可分割；二、西晉郭象為此七十二字所作注文今皆存世，說明郭氏所據版本并不缺

此段文字，三、據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引晉李頤、徐邈注文可知，李、徐所用版本，亦皆不缺此段文字，四、《列子》乃東晉僞書，抄襲《莊子》甚多，但掐頭去尾之處俯拾皆是，故不足憑。

此段通過列子與關尹的問答，說明神是以氣為依附憑藉對象的，氣守則神全，神全則無隙可乘，無隙可乘則可以任意遊行於萬物之間而物莫能傷，所以養神必以守住「純氣」為先決條件。至於知、巧、果、敢，皆為滯於形跡之物，與「純氣之守」背道而馳，因而決不可作為養神的依憑。文中插入醉者、鏝干、飄瓦三喻，是為了申述無心而神全功效的。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一)，見痾僂者承蜩^(二)，猶掇之^(三)也。仲尼曰：「子巧乎^(四)！有道邪^(五)？」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六)而不墜，則失者錙銖^(七)；累三^(八)而不墜，則失者十一^(九)；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一〇)也，若厥株拘^(一一)；吾執臂^(一二)也，若槁木之枝^(一三)。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一四)。吾不反不側^(一五)，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一六)，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一七)，乃凝於神^(一八)，其痾僂丈人^(一九)之謂乎！」

〔一〕出於林中：謂走出樹林之時。

〔二〕拘偻（*tiōng* 狙體）：老人曲背的樣子。承蜩：持竿粘蟬。林雲銘云：「以竿粘蟬曰承。」

〔三〕猶掇之：如俯拾地芥一樣毫無遺漏。成玄英云：「如俯拾地芥，一無遺也。」掇：拾取。

〔四〕子巧乎：您真是靈巧極了！

〔五〕有道邪：這裏面也有技藝嗎？成玄英云：「怪其巧妙一至於斯，故問其方。」道：指技藝。

〔六〕五六月：指技藝訓練了五、六個月之時。陶鴻慶云：「愚案「五、六月」，《釋文》引司馬曰：「粘蟬時也。」此說失之。五、六月，謂數習所歷之時也。下文「善遊者數能」，《注》云「須數習而後能」，義與此同。」（《讀莊子札記》）累丸二：在竿頭上疊放兩個丸子。劉鳳苞云：「累丸二，以手停審二丸轉於竿首。」

〔七〕錙銖（*zī zhu*）：古代重量單位。比喻極小的數量。

〔八〕累三：即累丸三。

〔九〕十一：十分之一。是虛指，謂其所失極少。

〔一〇〕處身：立定身子。

〔一一〕若厥株拘：謂身子像豎起的樹墩那樣靜止不動。厥：直立。李頤云：「厥，豎也。豎若株拘也。」（《經典釋文》引）拘：當爲「枸」字之誤，指樹幹靠近根的部分。陳碧虛云：「張君房及江南古藏本并《集韻》所說，并從「枸」。舊本從「拘」，恐寫誤。」（《南華真經章句音義》）郭嵩燾云：「《山海經·海內經》：「達木有九楸，下有九枸。」郭璞注：「楸，枝回曲也；枸，根盤錯也。」《說文》：「株，木根也。」徐鉉曰：「在土曰根，在土上曰株。」株枸者，近根盤錯處。」（郭慶藩《莊子集釋》引）